

第六、開示一切聖言現為教授之方便即觀察修者：如是由此教授，能攝一切經論道之樞要，於從親近善知識法乃至止觀，此一切中諸應捨修者，即作捨修；諸應舉修者，即以擇慧而正思擇，編為行持次第引導，故一切聖言皆現為教授。 第七、宣說若捨觀察修，不能現一切聖言為教授，故應珍重清淨觀察之理者：若不爾者，於非圓滿道體一分，離觀察慧雖盡壽修，諸大經論非但不現為真教授，且於彼等見唯開闢博大外解，而謗捨之。現見諸大經論之中所詮諸義，多分皆須以觀察慧而正觀擇。此復修時若棄捨者，則於彼等何能發生定解，見為最勝教授？此等若非最勝教授，誰能獲得較造此等尤為殊勝教授論師？如是若能將其深廣契經及釋現為教授，則其甚深續部及論諸大教典，亦無少勞現為教授，則能發起執持彼等為勝教授所有定解。能盡遮遣妄執彼等非實教授但資談柄，諸邪分別罄無所餘。 《密宗道次第廣論》云：「如云：如從諸方眾流匯海，一切三乘法水，亦皆匯入佛法海中。一切正量佛語，唯是觀待當機所化而為導至佛地之方便。然因所化勝劣增上力故，彼方便中有圓非圓、疾緩之別，本亦應理。是故導至佛地支分之方便與大乘道，二者非一。《真實名經》云：『三種乘出離，同住一乘果。』」

「第六、開示一切聖言現為教授之方便即觀察修者」，第二科「一切聖言現為教授殊勝」中，如何能現為教授的方法就是觀察修，要觀察思擇。一般有止住修和觀察修兩種，最主要是觀察修。

「如是由此教授」，是指「菩提道次第」教授。此處講殊勝時，後面雖然有說是《道炬論》的教授，但仍然可以稱之為「菩提道次第」的教授。「能攝一切經論道之樞要，於從親近善知識法乃至止觀」，收攝從一開始親近善知識到無學雙運之間所有的一切方便，雖說《廣論》到止觀雙運僅止於顯教，實際上《道炬論》也提到密教。而《廣論》只略提一些密教的心要，《廣論》之後有《密宗道次第廣論》，兩本合起來，就能完整說明一位補特伽羅成佛之道。兩本《廣論》中完整的開示，即是從依止善士起至止觀雙運之間，或說依止善士至無學雙運之間，一切經論道之樞要都完整收攝的教授。這樣的《道炬論》教授，「此一切中諸應捨修者」，止住修者，「即作捨修」；「諸應舉修者」，觀察修者，「即以擇慧而正思擇」，以別別的觀擇慧作觀察後，應斷的將之斷除，應修的拿來修習，這都要別別地了知。針對要修行的人，「編為行持次第引導，故一切聖言皆現為教授」，殊勝的地方就在這裡。

這裡特別提到「編為行持次第引導」，是說一切教典的內容，都可以被編為一位補特伽羅的行持次第，將所有行持次第編在一起，以此道引導一位補特伽羅。對此道理作了觀察修後，就要行持，在此道上作引導。因此對各種教典作學習，如先前提過的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修持，如果不依之修行，那學習教典的利益就很小了，所以必須修持。譬如我們人需要食物，肚子餓的時候，做了許多美味大餐，但是如果不吃的話，對止息飢餓是毫無幫助的。會做美味的食物，就好比能夠很清楚地了解教典的內容，然而對這些完全不去作修持，就像會做好吃的食物，做好了卻不食用的話，是沒有幫助的。用抉擇慧觀察，了知何者為是、何者為非，各別去分別後，全部要集中用來作為自心修持。什麼叫修持？能壓伏自心煩惱勢頭，成為對治的方便。這就是攝集一切至言，編為行持次第而作引導，如此即為一切至言現為教授，也可以說，這樣就是具足了一切至言現為教授的殊勝。